



夏虫草木心

□ 鲍安顺

唐代诗人元稹在《表夏》诗之七中云：“云鸿方警夜，笼鸡正鸣晓……草厌夏虫多，蛸蟾定相扰。”那夏夜草丛间，夏虫叫夜，让诗人心生厌烦，那是忧思感怀，不是草儿们的真心情。

国学大师章炳麟在《菌说》中写道：“麋鹿食苻，夏虫茹腐，非甘之也。彼生乎其地，长乎其时，则自以为适矣。”我感慨其中“夏虫茹腐”四字，我想那夏虫，“生乎其地，长乎其时”，与草木是一致的，二者相依相存，不可或缺。更细点说，腐草为萤，也类似于其意，是具体化的叙述。古时传说，萤火虫，从河畔腐草中长成，寂静繁华，瞬间归灭。

为此我想，蔡文姬从胡地草原回归中原，她与儿子离别时，谱下了《胡笳十八拍》，表达了她此生流离不定，与儿子分别的慨叹悲痛。是呀，有乐于手，有悦于心，那雅韵琴音的边地笳声，是回望中原的庭院春深，也有胡地的风吹草低，风霜磨难。那感觉，或悲或喜，且歌且舞，是用她一生谱写的胡笳悲歌。可以说，蔡文姬就像一只夏虫，长吟于胡地草原，歌唱了大汉民族的人文风光。

夏天，南风吹来草木清香，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子，自由自在，抖着腿飞翔，吹着口哨歌唱，惬意极了。

草木丰美，声声蝉鸣，在树干上，也在草丛间。俗话说“芒种一候螳螂生”，我看过新生的小螳螂，从卵鞘里孵化出来，淡金色的，宛如一串串袖珍精灵。更有趣的，一只出生不久的小螳螂，悠闲散步，那只绿色成年螳螂，前足如镰刀，收在胸前，保持着优雅姿态，像在守护着小螳螂。

夏天的蚂蚱，抓紧草茎，在草叶背后躲躲藏藏，煞是有趣。洋辣子，学名刺蛾幼虫，它丑陋带刺，让人望而生畏。还有蜻蜓，像小飞机，有红



色、蓝色、黑色，大多是黄色的，它们在水边花草上，轻盈飞翔，姿态优雅。那蝴蝶，白天翩翩飞舞，缱绻于花间草丛。而飞蛾，追逐夜色灯光，翩然如梦般飞行，它们永赴光明，生死无悔。

草间甲虫，让我想起达雷尔在《希腊三部曲》中描绘的“甲虫人”，他手持绑着许多金龟子的棉线，任凭金龟子在他的身边飞舞，飞累了就停在他的帽子上，多么有趣。事实上，甲虫懒惰，躲在花草间，很少飞翔。那蜻，也在草丛间藏着，它俗语叫“臭大姐”，气味让人不敢靠近。

夏为草，冬为虫，乃西藏高原草甸上的“虫草”奇观。那鳞翅类蛾幼虫，冬天蛰伏在泥土中，被麦角菌属的植物侵入体内，并以它的肉体为营

养，在虫体内萌发、生长，直至虫体只剩下一个空壳，里面是大量菌丝体的菌核。到了夏天，这个侵略者破土而出，从虫体的头部抽生出来，这就是“夏草”，植物学上称“子座”。所以说，冬虫夏草，是虫与菌的合成体，在夏至前后积雪初融时采摘，去掉泥土及粗皮，晒干而成。

夏天，草木疯长，门前池塘边，窗下草丛里，屋后青苔间，皆有夏虫踪迹。记得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到：“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是呀，月光如水，夏虫在暗处私语，缱绻的美景，不只是康桥，还有树影婆娑，芳草深深，让人聆听到声声虫鸣，那是夏虫草木心，也是天地人心。

蒲扇轻摇夏夜长

□ 葛鑫

有首名为《蒲扇》的诗曰：“颇有书生味，编蒲手自拈。招风来习习，遮雨滴纤纤。”蒲扇由蒲葵的叶、柄制成，质轻，价廉，是我国民间应用最广的扇子。天热可用来扇风，得一份清凉；下小雨则可以遮雨，得一份干爽。它还是众人所熟悉的活佛济公手持之物。

一把小小的蒲扇承载着我家两代人的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父母因工作调动分居两地，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住在一所人称“北寺”的乡村学校。学校古老、僻静，夜晚除了几间静寂的办公室和教室，陪伴我们的便是母亲嘴里老掉牙的故事和手中不停摇动的蒲扇。

夜幕降临，我们在床上躺好，母亲便会钻进蚊帐，坐在我们的凉席边，轻轻地挥着蒲扇。蒲扇摇动间总会带起一阵阵清凉的风，我们很快便被带进了梦乡。

我常常会在一阵酣睡之后醒来，看到母亲还坐在床边摇动着蒲扇。夜色里，母亲总是微闭着双眼，用一只手撑着身子斜靠在床头，手里的蒲扇机械地摇呀摇。许久，她摇动扇子的速度慢了下来，嘴里的呢喃渐低，终至消失，鼾声轻轻响起。我偶尔被热醒抬眼看她，她靠在床头，嘴巴微张，握蒲扇的手垂着。我扯扯她手里的扇子，母亲惊醒，我们又再在母亲摇动的蒲扇中继续睡去。

“北寺”在村子里地势最高，偶尔有附近村子的乡亲来学校纳凉，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兄妹拿上一截小破凉席加入其中。校园的操场上，满天的星星，似有若无的虫鸣，间或还有孩童的追逐嬉闹……而母亲总是和那些大姨、大婶、姥姥、奶奶们一样，慢慢地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家常。大多数人家的蒲扇如济公那般破旧，而母亲的

蒲扇则用白布条镶了边，看上去精致而耐用，好几年也摇不坏。随着夜色的加深，村民的孩子也会和我们一样聚拢到母亲身边，听母亲边摇着蒲扇边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从前有个小孩，上山拾柴……”

破旧的蒲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摇着，好像整个童年时光，它都在。“林下静摇来客笑，竹床茆屋恰相宜。”那时候，我感觉蒲扇仿佛成了母亲的宝贝：母亲用蒲扇打不听话的小孩，用蒲扇驱走蚊虫，用蒲扇哄我们睡觉。蒲扇一直不停歇地在母亲手中摇着，从初夏的第一声蛙叫开始，到中秋蛐蛐的声声嘶鸣。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快3年了，我却依稀中感觉蒲扇一直在母亲的手中摇着，旧日时光也在蒲扇的摇动中越走越远。

月光下

(外五首)

□ 何愿斌

城里的灯火静静
孕育一片黑色丛林
鸟鸣如奏乐
它们在月光下过节
把夜晚吟哦成白天
我确认这不是梦幻之境
窗外流淌的
正是初夏的清风

昙花

月光降落庭院
一朵昙花的开放
是今晚盛大的事件
风敛微步，蒲草汲水
我在黑暗中等待
一团雪花降临
在零点守候的人是幸福的
我听见松开的花瓣
微微喘息

栀子花

绿色包裹的白
像一小段青春往事
你身穿翠翠裙裳
披半笼秀发
令我不知怎样看才好
于是，送你一枚花骨朵
镶在发髻
好让你面庞上的白月光
浮泛幽幽芬芳

鹭鸶

秧苗绿渗透天边
白瓷光微微绽放
南风拂不起细小的羽毛
没有行囊的鹭鸶
在时光的淤泥里暗藏重量
几乎看不到鹭鸶
低头、捕食，像一个诗人在空寂中厮守
任凭白云悠悠

留守者

他们坐在祠堂门口，等风来
其中一位，起身迎接我
向我介绍坍塌的明朝老房子
擎天神树
一条古道的来龙去脉

当我离开，她回到人群里
像土鸡回到鸡窝
斜阳下，这些老人安静如树桩
眼珠圆溜溜，又像板栗儿

石磨

石磨散落草莽
变成垫脚石
它们曾经碾磨面粉
流出豆腐白花花
石磨躺下去的地方
喜鹊偶尔光临
哼几句小调
献给南风 and 昆虫